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四十一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矜許

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豫選試判訖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即自當羞死矣又嘗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其矜誕如此唐書杜審言傳

張說攜麗正文章謁友生時正行宮中媚香號化樓臺友生焚以待說說出文置香上曰吾文享是香無忝雲仙雜記

若使臣七步成文一定無改臣不媿子建若使臣飛書走檄援筆立成臣不媿枚臯陛下何惜玉階前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膽抑揚辭翰請陛下召天下才子三五千人與臣同試詩策判牋表論勒字數定一人在臣先者陛下斬臣頭粉臣骨懸於都市以謝天下才子望陛下收臣才與臣官如用臣芻蕘之言一辭一句敢陳於玉階之前如棄臣微見卽燒詩書焚筆硯獨坐幽巖看陛下召得何人舉得何士無任鬱結之至員半千陳情表　文苑英華

仁表文章尤稱俊拔然恃才傲物人士薄之自謂門地人物文章具美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劉鄴少時投文於洎仁表父仁表兄弟嗤鄙之唐書鄭仁表傳

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爲益州長史白於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羣寮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朋識且知此談前此郡都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爲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烟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

起光明洞徹句句動人此則故交元丹親接斯議若蘇馬二公愚人也復何足陳倘賢者也白有可尚夫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是知才難不可多得白野人也頗工於文惟君侯顧之無按劍也上安州裴長史書　李太白集

天寶三載元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詔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臣賴緒業

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皐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杜甫 唐才子傳

老杜高自稱許有乃祖之風上書明皇云臣之述作沈鬱頓挫揚雄枚皐可企及也甫以詩雄於世自比諸人誠未爲過至竊比稷與契則過矣升菴詩話

辱書覽所寄文章詞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衆亦未信祇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詞句足以稱讚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跡灼然可傳於後代自以爲能不滅者不敢爲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韓退之所謂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翺心也僕文采雖不足以希左邱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敘高愍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答皇甫湜書 李文公集

夢得曰柳八駮韓十八平淮西碑云左飱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云仰父俯子韓碑兼有帽子使我爲之便說用兵伐叛矣夢得曰韓碑柳雅余爲詩云城中晨雞喔喔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美愬之入蔡城也須臾之間賊無覺者又落句云始於元和十二載重見天寶昇平時以見平淮之年全唐詩話

劉禹錫云案此下至芍藥和物之名也一條多稱劉禹錫云或聯書或另條蓋宋自韋絢劉公嘉話而中多訛脫文義難通今本劉公嘉話非完書無可參校姑仍其舊與柳八韓七詒施士句聽毛詩說維鵜在梁又說山無草木曰岵又說甘棠

之詩劉禹錫又曰爲文自關異一對不得寻嘗爲大司徒杜公之故吏司徒冢嫡之喪於桂林也柩過渚宮寻時在朗州使一介具奠酹以申門吏之禮爲一祭文云事吳之心雖云已矣報智之志豈可徒然報智人或用之事吳自思得者柳八駮韓十八平淮西碑文左飱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云仰父俯子禹錫曰美憲宗俯下之道盡矣柳曰韓碑兼有冒子使我爲之便說用兵討叛矣禹錫曰韓碑柳雅予詩云城中晨鷄喔喔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美李愬入蔡城也又詩落句言始知元和

十二載四海重見昇平時言十二載者蓋記淮西平之年段相文昌重爲淮西碑碑頭便曰韓宏爲統公武爲將用左氏欒書將中軍欒黶佐之文勢也甚善亦是效班固燕然碑樣又曰修史爲愬傳收蔡州徑入爲能禹錫曰我則不然若作史官以愬得李祐釋縛委心用之爲能入蔡非能乃一夫勇耳唐語林

河陽烏重允表掌書記重允葬其先使誌冢辭不爲重允怒卽解去新唐書郭行餘傳

黃頗爲失第後入方第撫言曰黃頗以洪輿文章蹉跎

者一十三載劉簒以平漫子弟而折丹桂由斯言之可謂命能通性豈曰性能通命者韓愈自潮州量移宜春郡頗學愈爲文亦振大名頗嘗觀盧肇爲碑版則唾之而去全唐詩話

皇甫郎中湜氣貌剛質爲文古雅恃才傲物性復褊而直爲郎南宮時乘酒使氣忤同列者及醒不自適求分務温洛時相允之值伊瀍仍歲歉食正郎滯曹不遷省俸甚微困悴且甚嘗因積雪門無轍跡庖突無烟晉公時保釐洛宅人有以爲言者由是卑辭厚禮辟爲留守

府從事正郎感激之外亦比比乖事大之禮公優容之如不及先是公討淮西日恩賜鉅萬貯於集賢私第公信浮屠教且曰燎原之火漂杵之誅其無玉石俱焚者乎因盡捨討叛所得再修福先佛寺危樓飛閣瓊砌璇題就有日矣將致書於祕監白樂天請爲刻珉之詞公與樂天俱與平傳法堂師弟子值正郎在座忽發怒曰近舍某而遠徵白信獲戾於門下矣且某之文方白之作自謂瑤琴寶瑟而比之桑間濮上之音也然何門不可以曳長裾某自此請長揖而退座客旁觀靡不股慄公婉詞敬謝之

且日初不敢以仰煩長者慮爲大手筆見拒是所願也
非敢望也正郎頳怒稍解則請斗釀而歸至家獨飮其
半寢酣數刻嘔噦而興乘醉揮毫黃絹立就又明日潔
本以獻文思古謇字復怪僻公尋繹久之目瞪舌澀不
能分其句讀畢嘆曰木元虛郭景純江海之流也其碑在寺
西北廊玉石幢院洛中人家往往有本在因以寶車名馬繒彩器玩約千餘
緡置書命小將就第酬之正郎省札大忿擲書於地叱
小將曰寄謝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文
也曾與顧況爲集序外未嘗造次許人今者請製此碑

蓋受恩深厚爾其辭約三千餘字每字三匹絹更減五分錢不得已上實錄正郎語故不文小校既恐且怒躍馬而歸公門下之僚屬列校咸扼腕切齒思臠其肉公聞之笑曰眞命世不羈之才也立遣依數酬之愚幼年嘗數其字得三千二百五十有四計送絹九千七百有二後逢寺之老僧曰師約者細爲愚說其數亦同自居守府至正郎里第讙負相屬洛人聚觀比之雍絳泛舟之役正郎領受之無媿色唐闕史

迅續詩書春秋禮樂五說書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云新唐書劉迅傳

始僕小時得劉氏六說讀之嘗得其語曰是非繫於褒貶不繫於賞罰禮樂繫於有道不繫於有司銘記之蓋嘗於春秋法度聖人綱紀久羨懷藏不敢薄賤聯綴比次手書口詠非惟求以爲已而已亦祈以爲後來隨行者之所師稟已而被鄉曲所薦入來京師久亦思前輩達者固已有是人矣有則吾將依之繫褫出門寂寞往返其間數年卒無所得私怪之而比有相親者曰子之書宜貢於某氏某氏可以爲子之依歸矣卽走往貢之出其書乃復有置之而不暇讀者又有默而視之不暇

朗讀者又有始朗讀而終有失字壞句不見本義者進不敢問退不能解默默已已不復咨歎故自大和七年後雖尚應舉除吉凶書及人憑倩作牋啟銘表之外不復作文文尚不復作況復能學人行卷耶與陶進士書　李義山文集

年十一二樊宗師大奇之宗師文學爲人之師文體與常人不同昶讀慕之一旦爲文宗師大奇其文中字或出於經史之外樊讀不能通稍長愛進士及第見進士所爲之文與樊不同遂改體就之欲中其彙年至二十

五及第釋褐拜左拾遺好直言一日上疏或過二三文字之體與同官異文宗皇帝大用其言韓昶自爲墓誌銘序

劉昫唐書韓愈傳云子昶亦登進士第此昶自述其爲張籍樊宗師所賞及爲柳公綽牛僧孺辟薦終於襄陽別駕檢校戸部郎中也昶之孤陋至以金根車爲金銀車爲時所譏碑中自云其文中字或出經史之外樊讀不能通其誇甚矣又云稍長愛進士及第見進士所爲之文與樊不同遂改就從之欲中其彙年二十五及第豈唐時制舉之文已與著作家不同耶中州韓昶自爲墓誌

金石記

某比於流輩一不及人至於讀書爲文日夜不倦凡諸所爲亦未有以過人至於會昌三年八月中所獻相公長啟鋪陳功業稱校短長措於史記兩漢之間讀於文士才人之口與二三子並無愧容伏恐機務殷繁不暇省覽今者竊敢再錄啟本重干尊嚴付於史館而不誣懸於後代而不泯其於取重豈在小人復敢別錄所爲新舊文兩卷凡一十九首上陳視聽一希鑴琢

上安州崔相公啓

鴻犀

謹案此啟雖短章神似韓愈潮州謝上表

唐光啟中成都人侯翮風儀端秀有若冰壺以拔萃出身爲邠甯從事僖皇播遷擢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內試數題目其詞立就舊族朝士潛推服之僖宗歸闕除郡不赴歸隱導江別墅號卧龍館王蜀先主圖霸屈致幕府先俾節度判官馮涓候一作侯其可否馮有文章大名除眉州刺史田令孜拒朝命不放之任羈寓成都爲侯公軫卹甚德之其辭一作辭書即馮涓極筆也侯有謝上王先主其自負云可以行修牋表坐了檄書北夢瑣言

唐高測彭州人聰明博識文翰縱橫至於天文歷數琴碁書畫長笛胡琴率皆精巧乃梁朝朱异之流嘗謁高燕公上啟事自敘其要云讀書萬卷飲酒百杯燕公曰萬卷書不易徵詰一作不暇徵召百杯酒得以奉試乃飲以酒果如所言僖皇帝幸蜀因進所著書除秘校卒於威勝軍節度判官也北夢瑣言

姚巖傑梁國公元崇裔孫嘗以詩酒放遊江左乾符中顏標典蕃鞠場亭宇初創命巖傑紀其事文成粲然標欲刊去一二字巖傑大怒標遂仆其碑唐詩紀事

孫樵文自序云唐廣明元年狂寇犯闕駕避岐陽省方蜀國品藻朝論旌其才行詔曰行在三絕李潼有曾閔之行孫樵有揚馬之文司空圖有巢由之風余歎曰播遷果何時耶從行無救時之略乃以三絕自詫朝論若此豈止清談廢事李郭之後不復有眞將兵權下移於岐汴而國亡矣（密齋筆記）

王詡（一作翊）南海人也及高祖改縣名遂爲咸甯人乾亨初舉進士拜中書舍人會白龍見南宮詡進白龍頌文采斐然大有七年昭陽殿成詡又著昭陽殿賦上之其序

日皇帝基構乾坤十有八歲矣甲午春始作茲殿云云詞多散失不錄是時獻賦者數十百人稱詡爲第一每賜予稍綴詡必揚言曰吾賦字字作金聲何受賜之晚也其自負如此十國春秋

鴻墀謹案此傳與王宏事實略同

忠規

張燕公贈別盈川箴云沓沓深谷森森喬木天與之才或解其祿君服六藝道德爲尊君居百里風化之源才勿驕悋政勿苛煩明神是福而小人不冤畏其不畏存其不存作誥茲洒成敗之根勒銘其口禍福之門雖有

韶夏勿棄擊轅豈無車馬敢贈一言炯華陰人永隆二年皇太子已釋奠求豪俊充崇文館學士後爲盈川令說以箴贈行戒其苛至官果以嚴酷稱不爲人所多唐詩紀事

左拾遺張九齡以姚元之重望爲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謟躁進純厚其略曰任人當才爲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公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又曰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謟親戚以求譽媚賓客

以取容其間豈有不才所失在於無恥元之嘉納其言涉史隨筆

開元天寶中上數御觀打毬爲事能者左縈右拂盤旋宛轉殊有可觀然馬或奔逸時致傷斃永泰中蘇門山人劉鋼於鄴下上書於刑部尚書薛公云打毬一則損人二則損馬爲樂之方甚衆何乘茲至危以邀晷刻之歡耶薛公悅其言圖鋼之形置於左右命掌記陸長源爲贊以美之唐語林

係朝恩擅國賣權後世言惡則必稽焉然魯公名重一

時特降意交接而拳拳以納於正固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要亦未始輒忘其本也跋論坐位圖　姑溪題跋

比見執事多尙駮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爲歡此有以累於令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尙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爲猶以爲損况爲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爲也今執事爲之以廢棄時日竊實不識其然且執事言論文章不謬於古人今所爲或有不出於世之守常者竊未爲得也願執事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宏廣以

接天下士嗣孟子揚雄之作辨楊墨老釋之說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豈不偉哉上韓昌黎書　張司業集

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駁雜無實之說爲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拊抃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正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或以爲中不失正將以苟悅於衆是戲人也是玩人也非示人以義之道也上韓昌黎第二書　張司業集

韓文公著毛穎傳好博簺之戲張水部以書勸之凡三書其一曰比見執事多尙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

前以爲歡此有累於令德又高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爲猶不爲損況爲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爲也今執事爲之以廢棄時日竊實不識其然文公答曰吾子譏吾與人言爲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體也若高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摭言

韓公集中有答張籍二書其前篇曰吾子所論排釋老

不若著書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吾子又譏吾與人爲無實駮雜之說此吾所以爲戲耳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博簺之譏敢不承教後篇曰二氏行乎中土蓋六百年非可以朝令而夕禁俟五六十爲之未失也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駮雜之譏前書盡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烏害於道哉大畧籍所論四事乞著書譏駮雜諫商論好勝及博簺也今得籍所與書前篇曰漢之衰浮圖之法入中國黃老之術相

訟而熾盍爲一書以輿存聖人之道執事多尙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前以爲懽此又累於盛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尙勝者亦有所累也況爲博簺之戲與人競財乎廢棄日時不識其然願絕博簺之好棄無實之談宏廬以接士嗣孟軻揚雄之作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後篇曰老釋惑於生人久矣執事可以任著書之事君子汲汲於所欲爲若皆待五十六十而後有所爲則或有遺恨矣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禮未聞以駁雜無實之說以爲戲也執事每見其說則拊抃

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籍之二書甚勁而直但稱韓公爲執事不曰先生考其時乃云執事參於戎府按韓公以正元十二年爲汴州推官時年二十有九十五年爲徐州推官時年三十有二年位未盛籍未以師禮事之云容齋四筆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

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又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

也又言不有人禍則(一作必)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闇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氏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誅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皆非中道左邱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

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及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多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沈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

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議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與韓愈論史官書　柳河東集

喜人附己惡人異己人之情多然王荆公用曾呂之徒以致天下多事正以此爾唐人如韓退之之賢亦不免此病信乎私心之難克也觀李翺集中有與退之書曰如兄頗亦好賢必須甚有文辭兼能附己順我之欲則引拔之若或不然則乞丐之不暇安肯為之先後此退之秦漢之間尚俠行義之豪儁耳觀翺此言可以見退之平日樂然推與之人是必以順其意故爾翺書親折退之之病想必不妄野客叢書

摭言載任華告辭京尹賈大夫書責其恃才傲物又與

京兆杜中丞書責其始以文章見知而終不相顧上御史嚴大夫牋以爲失在於倨闕在於恕欲其遇士誠於倨撫下洪以恕可以長守富貴與庾中丞書云公幸以文章見許以補袞相期公頃謂李太僕曰任子文詞可謂卓絶負寃已久何不奏與太僕亟然之公之相待何前緊而後慢耶華本野人常思漁釣尋當杖策歸乎舊山非有機心致斯扣擊但以今之後進皆屬望於公公其留意焉唐詩紀事

呂用之者鄱陽人性桀黠畧知文字事九華山道士牛

宏徽時高駢鎮京口求不死之術乃謁焉駢有從子前
左驍騎大將軍澞曾疏用之罪二十餘幅其畧曰呂用
之誑惑尊德塗炭生靈奸僞之名遠近諠沸內則以神
仙之事苟媚一時外則行節制之權取怨百姓大將則
畏死不說從事則尸祿求容荏苒數年寖成大蠹兒邪
以翦翦翼將成若不誅之恐高氏勳庸一旦爲此所累
因嗚咽流涕冊府元龜

全唐文紀事卷四十一終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illegible]

酬答

江上之仙鶴兮鳳翥而龍躍氣摩青天兮遥横碧落集洞庭兮乍駐倏迴翔兮廖廓江上之鳴雁兮違陰以就陽中霄翩翰兮上帶青霜雖主人兮感會蹇淹留兮瀟湘湘水兮深深荆山兮岑岑荆有玉兮玉爲音湘有芷兮芷爲心我所思兮惜惜不得見兮霑襟搦芳札兮援寶瑟申短章兮吐長吟草萋萋兮自綠目征帆兮春水

曲汞一望兮空躑躅望眇眇兮思緜緜憶都門兮夏雲邊邈千里兮無由緣送涼風兮脫葉復窮陰兮冒天緬一日其如歲殆四運之相遷離別也騷愁焉惡乎然惡乎不然

趙冬曦謝燕公 文苑英華

江上愁心賦

僕平生屬文格不近俗凡所擬議必希古人魏晉以來未嘗留意又况區區咫尺之判曷足牽丈夫壯志哉而時議喧喧輒復見數亦嘗標獎恩於銓庭振塵聲於輦下而今摘句尚在人口已云再矣復何補於淪棄耶僕從來綴文署不苦思惟專心舊史企望有成不復能以

他人手筆冀流傳於人世所以援毫襞紙見推疾速自今月五日始作書首末千餘言經半旬乃就加之筆札斯亦勤矣誠知殊蒻截之清詞長謬悠之曼說然苟非足下安能有此課之善士託於知己恨鬱悒而無所伸非必求利也計足下之年應長僕二十許歲亦已懸矣而才名位望之隔則又可知所不間於夙期者道耳足下本以道垂訪小人亦以道自謀故此書之禮過於慢易成足下之高耳苟道之不著而名位是務足下之趨風者多豈惟一蕭茂挺小人之受侮亦衆豈獨一韋夫

子乎足下必不以爲狂而亮其志越絆拘之常禮頓風流之雅躡乘躡屩之遇展傾蓋之歡則重賜一書猥答誠貺旣犇足下不暇豈敢差池若文不足徵道未相借請見還此本謹俟燒焚無爲輕置蓋瓿使識者一窺齊楚交失非古之君子退人有禮之道也贈韋司業書　蕭茂挺文集

天寶初有自滑臺奉太守李公鶻賦以垂示適越在草野才無能爲倘懷知音遂作鶻賦奉和李泰和鶻賦序　高常侍集

僕去夏遄征徂秋戾止於舍弟圖處辱吾子贈書撤函數紙恬神靜諷龍文陽發居然異氣射人鳳律雄鳴自有奇音震物是何詞裁清雅典旨奧深黃縑白銀吐其文玉篆銀鉤豔其彩超超美論上陵於八十五篇婉婉成章下該於五十六字心靈密會許予以煙霄鸞鳳之交景氣潛通博我以風雨魚龍之感雖曰不敏竊所庶幾僕少乏文章長微學藝緣情體物誠所不工雕朽礪鉛有時牽拙直將歌其勞事豈欲旨彼知音而吾子廣肆褒揚深加提飾上揆飛龍之奏旁援儀鳳之音語人

必於其倫在僕何可至此足下德擅宗師名推雄伯文高積玉昇學日以照天光韻謦鏘金激思風而吹地籟至若山柱河官之作珠胎鼎氣之篇並登作者之心每諷詞人之口竊霑餘論久已懷音重勞賜簡殊深荷藏謹當藏之於篋書之於紳奉以周旋期諸永久僕自恭承綵札握翫瓊章筆硯俱焚神氣都盡所以遲迴曠日俛仰窮年者抑由於此矣崔融報三原李少府書

乙未之前夾山有元子乙未之後夾山有猗玗子戊戌中夾山有浪說悉贈方源庶方源見夾山之意別韓方源序

晃再拜上書相公閣下昨得蔣起居書伏承相公以晃論房杜二相書并答江西刑政論共四本以付史館晃惕然自失懼辱相公之厚意遂取舊本删改數處愧無運斤之妙徒有傷手之責謹隨狀獻上退而自慚去年又績奉相公手疏以國家承文弊之後房杜爲相不能反之於質誠如高論又以文章承徐庾之弊不能反之於古愚以爲不然故追而論之以獻左右伏維尊經術卑文士經術尊則敎化美敎化美則文章盛此二者在

聖君行之而已

柳冕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來問見愛慇懃甚厚疏以先師對仲弓先有司之說又曰由於有司以風天下誠哉大君子之言理道也嘗讀劉秩祭酒上疏云太學設官職在造士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每讀至此心嘗慕之當時置於國庠似在散地而方以乏賢內訟慨然上奏此君子之心也君子之言也兩漢設科本於射策故公孫宏董仲舒之倫痛言理道近者祖習綺靡過於雕蟲俗謂之甲賦律詩儷偶對屬況十數年間至大官右職教化所繫其若是

乎是以半年以來參考對策不訪名物不徵隱奧求通理而已求辨惑而已大凡常情爲近習所勝沒沒於聞見汲汲於進取苟避患安時俾躬處休以至老死自爲得計豈復有揣摹古今風俗整齊教化根本原始要終長轡遠馭如閤下吐論之若是者耶此鄙人所以喟然三復而不知其止也來問又言三代兩漢至近古所尚不同豈古化敻遠之不可復耶復因緣漸靡而操執者不之思耶鄙人頑固謹俟餘論因自發舒慚怍無量答柳福州書　權文公集

使至蒙惠寄制集序發函煥然盈耳溢目宏麗博厚坦夷章明如黃鐘大玉慶霄天籟奇采正聲鏗鏘照耀眞可謂作者之表方駕古人忻懽駭悚咏歎無斁甚盛甚盛但根本不稱獎飾非宜以此爲雄文至鑒之累如何如何昔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愚雖竊知之之道而職命所拘不能不俟終日而勇退日踐復行之過至於九年暴於四方爲所觀笑此所以慚愧於古人也亦思人生世間當志於遠者大者豈數數然刓精耗神攘竊文字而猶力不足意不逮雖三益直

諒之道久廢獨不愧於心乎昨休沐之餘愚子呈閱且以有大朝中外之授受士友遷除之歲時遂不計姸媸相從以類初不敢以制集自命但全其文而已因其撰多分列卷第又靦然以序引奉煩者誠以承眷之深而心仰雄伯使夜光冠於魚目永爲子孫秘藏非敢效太沖三都而求元晏發之之道也及覽鴻麗之作無非溢言追思內訟已無所及使鄙人涉僘帚自見之患陷作者於玉巵無當之嫌一不敏而相交喪何可言也伏以門中忠節敘述周詳因小生之無似揚先德於不朽伏

讀感咽何階仰酬結於肺腑沒齒無極又德音肯密皆出自中禁而西掖所掌止於命官今序中所言靄王澤燭幽滯振刑典申肅殺揄揚宏大務極其言則虛美之中又爲虛美所覬盡去過談方敢受賜耳故吏部李員外三丈寓書於柳秘書求爲後集序此賢達所不能忘懷也但侈言失實如楚越之相遼異時見譏於通人則復爲累亦輒爲閤下艮規非止於自謀也左曹許公範二紀以來過於賞愛鄙人每以逐臭況之今又遇閤下此作素多昧理忽復自疑幸無泥於眷私而滅裂公是

是所望也 答楊湖南書 權文公集

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爲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 賀王參元書 柳河東集

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囂囂多言徒相爲訾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也吾子又譏吾與人言爲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裎也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

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

答張籍書　昌黎文集

前書謂我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子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辯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

重答張籍書　昌黎文集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嚴生足下得生書言爲師之說怪僕所作師友箴與答韋中立書欲變僕不爲師之志而屈已爲弟子凡僕所爲二文其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也所憂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忘僕聊歌以爲箴行且求中以益已慄慄不敢暇又不敢自謂有可師於人者耳若乃名者方爲薄世笑罵僕脆怯尤不足當也內不足爲外不足當衆口雖懇懇見迫其若吾子何實之要二文中皆是也吾子其詳讀之僕見解不出此

答嚴厚輿論師道書　柳河東集

秀才足下僕避師名久矣往在京都後學之士到僕門日或數十人僕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雖若是當時無師弟子之說其大說具答韋中立書今以往可觀之秀才貌甚堅辭甚强僕自始覯固奇秀才及見兩文愈益奇雖在京都日數十人到門者誰出秀才右耶 報袁君陳秀才書 柳河東集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爲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爲是特博奕之雄耳拘囚以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一觀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

之下仰視白日之正中也足下以超軼如此之才每以師道命僕僕滋不敢僕每爲一書足下必大光耀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閑也而書之恒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狐疑猶豫伏而不出者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爲當僕然後敢自是也呂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柳河東集

自今者再見足下文益奇藝益工而氣質不更於潭州時乃信知其良也中之正不惑於外君子之道也然則

顯然翹然秉其正以抗於世世世必爲敵讎何也善人少不善人多故愛足下者少而害足下者多吾固欲其方其中圓其外今爲足下作說車可詳觀之車之說其有益乎行於世也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及賀州所未有者文又三篇此言皆不欲出於世者足下默觀之藏焉無或傳焉吾望之至也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赦是舉數十年之墜典必有大恩澤丈人之寃聞於朝今是舉也必復大任醜正者莫敢肆其吻矣

與楊誨之再說

車　柳河東集
書

自得秀才書知欲僕爲序然吾爲文非苟然易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師時好以文寵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爲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錮益爲輕薄小兒譁囂羣朋增飾無狀當途人率謂僕垢汚重厚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爲流俗所扇動者乃以示之既無以累秀才亦不以增僕之詬罵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答廖有方論　柳河東集
文書

前時獲足下灌鍾城銘竊用唱導於聞人僕常赧然羞其僭踰今覽足下尺牘殷勤備厚似欲僕贊譽者此固所願詳視所貺曠然以喜是何旨趣之博大詞采之蔚然乎

答蕭纂書

柳河東集

觀足下所爲文百餘篇實先意氣而後辭句慕古而尚仁義者苟爲之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者不爲難到今以某無可取欲命以爲序承當厚意惕息不安復觀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爲之詩書春秋左氏以降百家之說皆是也今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

未已之文此固不可也答莊充書　樊川文集

夢得閣下前者枉手札數幅兼惠答憶春草報白君已下五六章發函披文而後喜可知也又覆視書中有攘臂痛拳之戲笑與抃會甚樂甚樂與劉蘇州書　白氏長慶集

李相紳鎮淮南張郎中又新罷江南郡素與李搆隙事在別錄時於荆溪遇風漂没二子悲慼之中復懼李之讎已投長牋自首謝李深憫之復書曰端溪不讓之詞愚罔懷怨荆浦沈淪之禍鄙實愍然既厚遇之殊不屑

意本事詩

飛卿傳窮奥典敏給芳詞吐水千瓻有才一石成式寸紙寒暑素所不閑一卷篇題從來蓋寡竊以壘事故有巾箱先無可謂附騏驥而雖疲遵繩墨而不跌者忽記鄴西古井更欲探尋虢略鏤盤誰當倣效況又劇間可答但愧於子安一見之賜敢同於到惲平陣頽鶴唳歌怯雞鳴復將晨壓我軍望之如壘也豈勝闕居懾處之至段成式與飛卿第六書

昨日浴籛時光風亭小宴三鼓方歸臨出捧緘在醒忘

答亦以蚔蟓入嶓川瀆皆隕豈知元化之盃莫能窮遊季倫之寶益更扶疎雖有瀚海疊石須陽水號煙城隹詠剩出青松惡道遺蹤空留白石扇裏止餘烏桲屏間正作蒼蠅豈敢猶彎楚野之弓尚索神亭之戟謹當焚筆不復操觚矣答段成式第七狀 溫飛卿集

鴻墀謹案段成式有與庭筠八書皆以墨故事往復

酬答成式好徵僻典是其所擅也

右件藥物等或來從蒸市或貢自炎方或馨香能助於熏爐或華妙可資於寶玩至於斂涵星斗藥有君臣願

仲兩國之情重固千年之約愧非縟禮粗達深衷特希

檢留幸甚謹白錦里耆舊傳

鴻墀謹案此前蜀三年梁遣使致書且致聘物文多不錄答書稱大蜀皇帝致書大梁皇帝答禮亦書於

別幅

天會八年蜀主昶遣使齎帛書通好於我畧曰早歲曾

奉尺書尋達睿聽丹素備陳於翰墨歡盟已保於金蘭洎傳弔代之嘉音實動輔車之喜色至境上爲宋疆吏

所獲十二國春秋北漢世家

李建勳致仕自稱鍾山公詔授司徒不起學士湯悅致
狀賀之建勳以詩答曰司空猶不作那敢作司徒幸有
山公號如何不見呼江南餘載

前濮州刺史胡立自僞蜀迴蜀主孟昶寓書於帝其末
云昶昔在鄗亂卽離并都亦承皇帝鳳起晉陽龍興汾
水合敘鄉關之分以陳玉帛之歡儻蒙惠以嘉音佇望
專馳信使謹因胡立行次聊陳感謝披述云初王師之
伐秦鳳也以立爲排陣使旣而爲蜀所擒及秦鳳平得
降軍數千人其後帝念其懷土悉放歸蜀至是蜀人知

感故歸立於我暴本生於太原故其書意願與帝推鄉里之分帝怒其抗禮不答舊五代史周世宗紀

頃歲鉉左宦江陵官舍數畝委之而去庭木蘭因移植於宗兄家及鉉徵還席不遑煖又竄於舒庸吾兄感春物之載華擬古詩而見寄吟玩感歎謹賦以和焉雖不足繼體物之作庶幾申騷客之情爾木蘭賦序　騎省集

全唐文紀事卷四十二終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覈實

右九成宮醴泉銘唐祕書監魏徵撰歐陽率更書九成宮即隋仁壽宮也太宗避暑於宮中而乏水以杖琢地得水而甘因名醴泉焉 唐九成宮醴泉銘 集古錄

碑云厲龍庭月滿紫塞塵驚命將出師飛芻挽粟君戶庭不出葦甲匪疲遙同轉輸之勤遂獲茂功之賞永隆二年以運糧勳授上柱國似譏其濫功冒賞者案史無

永隆二年即開耀元年也正月突厥寇原慶二州命裴行儉爲定襄道大總管以伐之九月壬戌行儉俘突厥温傅可汗阿史那伏念以獻乙丑改元此其事也（唐梁師亮墓誌 金石文鈔）

晦日宴高氏林亭凡二十一人皆以華字爲韻子昂爲之序曰有渤海之宗英是平陽之貴戚發揮鳳臺而嘯侶幽贊雞川而留宴又曰冠纓濟濟多延戚里之賓鑾鳳鏘鏘自有文雅之客（唐詩紀事）

碑首題云大唐八都壇神君之實錄其文云都望八山

之始壇也此地名山封龍之類有八因壇立廟遂爲號焉封龍山在今鎭州其餘七山不見其名又云漢光和中有碑而今亡此碑垂拱三年立（唐八都壇實錄 集古錄）

碑刋於後周華岳頌之陰卽文所謂倬彼金石載刋其陰者也開元八年歲在庚申以旱命舊相蘇頲禱於華岳旣雨而祠以報之故爲此碑案史八年三月免水旱州逋負卽其事矣其稱舊相者頲以正月罷也咸虞之文頗爲簡古（唐華岳精享碑 金石文鈔）

此當是道士馮道力父名仁（闕）字太元道力與劉成祖

占元宗當受命潛布款誠開元中拜道力銀青光祿大夫冀國公而又拜其父朝散大夫使持節池州諸軍事池州刺史也碑云意得元珠謀參黃石同心戴聖以爲天子蓋指元宗受命事也唐贈池州刺史馮公碑 石墨鐫華

金石錄開元十五年二月趙居正撰重開梁公堰碑天寶六載七月祁順之撰開梁公堰頌玉海

鴻墀謹案地理志孟州河陰有梁公堰在河汴閒開元二年河南尹李傑因渠濬之以便漕運會要載開元十五年將作大匠范安及復疏決之

高公所生母麥氏卽隋將鐵杖曾孫始與母別時年十歲母撫其首泣曰與汝分別再見無時然汝胸上七黑子他人云必貴吾若不死得重見記取此言汝常弄吾臂上雙金環吾亦留看待見汝伺之愼勿忘却卽與決別向三十年後知母在瀧州雖使人迎候終不敢望見及到子母並不相識母問曰與汝別時記語否胸前有黑子母曰在否卽解衣視之母亦出金環示之一時號泣累日不止上聞登時召見封越國夫人便於養父母家安置十餘年後卒葬於東京原燕公誌墓曰驗七黑

於子乚辨雙環於母臂卽此事也高力士傳
次有佛影臺李邕記云影圖西來舍利東化或塔涌於
地或光屬於天影圖者佛影也舍利爲跋陁羅所藏者
也此臺寺僧追建焉是寺也最爲廬山之古刹廬山記
李邕碑云羅什致其澡瓶巧竊雙口姚萇奉其雕像工
極五年事亦具高僧傳年代寖遠宜無復存者廬山記
唐刺史靳恒遺愛頌幷陰唐張九齡撰高慈正書開元
十一年立碑陰述羣官陪靳使君登峴山紀文復齋碑錄

唐韓公井記不著書人名字八分大書三字曰韓公井其記眞書舊傳井有靈人不敢汲唐採訪使韓公酌而飲之由是汲者無患故以爲名韓公名朝宗碑以開元中立在宜城 集古錄目 寶刻叢編

唐王粲石井欄記魏侍中王粲故宅在襄陽其石欄至唐猶存上元二年山南節度使來瑱移之於刺史官舍參謀甄濟撰記判官彭朝儀書上元二年七月立 集古錄目

寶刻叢編

鴻墀謹案南豐集古錄云甄濟者韓愈所謂陽瘖避

職卒不汚祿山父子事者也其文得之爲可喜而朝

儀書尤善皆可喜者也

裴儆大歷六年刺史八年罷王密撰紀德碣詞曰皇唐
御神器一百四十二載海隅小寇結亂甌越句章罹災
逾苦井邑焚爇道骸積而不掩生民僅有存者天子哀
之乃命長安令河東裴儆殿茲邦一年而驚逋復田疇
闢茨塾興然後以禮義利物之教教之三年俗爲鄒魯
長幼各得其宜碣詞李陽冰書案袁晁叛以廣德二年
伏誅唐興一百四十二載當乾元二年未有袁晁之亂

也考慈溪香山寺碑裴儆爲請寺額在大歷八年而崔殷記董孝子祠亦是大歷八年則裴與崔乃以此年相授受逆計之裴當以大歷六年到郡矣四十二合作五十四碣文重刻失其眞也寶慶四明志

鴻墀謹案東觀餘論云今此書云揚州裴德系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也米云不知何人書僕案其文云田疇耕耨爲政期月而致法令使父子爲鄉魯乃李陽冰篆王密所撰明州刺史河東裴公紀德碣中字也其碑畧云驚逋復田疇闢教以耕耨故

爲政可期而致寬之則法令非行公之化夷俗爲鄒魯使父子長幼各得其宜此帖乃摹田疇等十八字爲斯書與碑中篆無銖黍差而米云不知何人書蓋未嘗見此碑耳

右鹽宗神祠記錢義方撰近時有尙書郎張席自言家寓解州爲余言安邑解縣兩池鹽事云夏月鹽南風來池面紫色須臾凝結如雪土人謂之漫生鹽而兩池歲役畦夫數百種鹽公私耗弊而州縣吏緣以爲奸利棄漫生鹽不取誣其苦不可食席博學能言漢唐事尤詳

爲余復言前世鹽皆自生開元中姜師度爲河中尹而鹽池涸始置鹽屯故唐格自開元後遂有畦夫營種之課席因上書論鹽漫生之利官遂罷畦夫而公私皆以爲然而議者或害其事乃云漫生鹽味苦不可食或云暫結復銷不可啇聽者方惑其事余因讀義方所記乃云若陰陽調和鬼神驅造不勞人而擅其利與夫鑿泉籅海不相爲謀由是知唐世鹽非營種爲決可信義方大歷時爲榷鹽使余家集錄古文不獨爲傳記正訛繆亦可爲朝廷決疑義也唐鹽宗神祠記　集古錄

蜀州刺史廟壁記唐詩紀事貞元十四年皇甫澈刺蜀州時賦四相詩序曰蜀州刺史廳壁記云居相位者前後四公謨明弼諧遷轉歷北顧已無取忝跡於斯景行遺烈嗟歎不足也謹述其行事詠其休美庶將來君子知聖朝之德云爾輿地碑記

論曰宰相舉事繫天下利害常盡大公之心尙慮智謀不周或至敗事況挾不平之意乎房琯之爲相也與賀蘭進明有私怨進明跡河南旣兼御史大夫是假風憲之威以重其任琯又用許叔冀爲都將亦兼大夫均其

官使不爲下此宰相乘不平之氣舉事爾遂使睢陽危迫而進明不救忠賢數人爲賊所害或曰韓愈作張巡傳後敘止言進明嫉巡遠聲威功績出已之上不肯出師不言叔冀事答曰愈敘張巡事以李翰所作傳尙有遺落據汴徐閒老人言有所書爾老人傳當時事又豈能窺進明之情況愈所書止曰遺事故不盡其本末唐史高適傳載移書許叔冀使釋憾同援梁宋此事尤足證明則房琯挾怨用人致睢陽陷沒頗爲得實（唐史論斷）

建封奏爲節度推官試協律郎（見贈張籍詩闕子高第日云云及孟郊書官見）

行狀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來其中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終皆晨入夜歸無故不許出愈上書建封言非已所能請寅入辰退申入酉退亦不廢事建封好擊毬愈累書諫又爲詩曰汴泗交流以諷營田巡官陳從政得白兔於符離愈以謂盜逆臣伏之象請表聞韓文公歷官記

鴻撰

謹案柳子厚代京兆府賀徐州刺史張愔所進白兔表愔建封子也建封卒愔自稱知軍事朝廷從之蓋建封未及以表聞而愔獻之也

貞元十九年拜監察御史冬貶連州陽山令論今年權停選舉狀云伏見今月十日勅今年諸色選舉宜權停者案史云十九年秋七月以關輔饑罷吏部選禮部貢舉則議舉選在今秋也上李實尚書書稱前守四門博士時已罷博士未受御史之命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自貞元五年公復來京師至此十五年矣順宗實錄云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書云今年已來種不入土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老奸宿贓銷縮

擢沮稱其所長止此而已自博士拜監察御史是時有詔以旱飢蠲租之半有司徵愈急公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關中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之弊天子惻然卒爲幸臣所讒貶連州陽山令幸臣李實也進學解云暫爲御史遂竄南夷祭張署文云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峙余戇而狂年未三紀明年而三紀周矣又云我落陽山以尹鼯猱歳弊寒凶雪虐風饕縣齋有懷云捐軀辰在丁鎩翮時方蜡蜡祭十二月也辰在丁其奏疏之日乎史云公上章數千言

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疏今不傳寄三翰林詩云拜疏移閤門爲忠寧自謀天子惻然感司空歎綢繆謂言即施設乃反遷炎州公之被絀坐論此兩事也司空即杜佑是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寃讎宗元禹錫與公同爲御史劉柳方進用則公被絀宜矣岳陽樓別竇司直云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讒謗永貞行云吾嘗同僚情可勝皆謂劉柳也韓子年譜

馮撰謹案愈陽山之貶寄贈三學士詩敘述甚詳而

皇甫湜作愈神道碑亦云因疏關中旱饑專政者惡之則其非爲論宮市明矣今集有御史臺論天旱人饑狀與詩正合況皇甫湜從愈遊者不應嘗疏宮市而不及之也然寄三學士詩尙云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則是又未必皆上疏之罪也又曰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言語泄傳之落寃讐又岳陽樓詩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奸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是蓋爲王叔文韋執誼等所排矣德宗晚年韋王之黨已成韋執誼以恩幸時時召見問外事貞元

十九年補闕張正買疏諫他事得召見與正買相善
者數人皆往賀之王叔文韋執誼疑其言已朋黨事
誣以朋讌盡譴斥之意愈之出有類此也故寄三學
士詩云前日遇恩赦私心喜還憂果然又羈縶不得
歸耡耰蓋是時叔文之黨尚熾也又憶昨行云伾文
未揃崖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是其爲王叔文等所
排豈不明甚特無所歸咎駕其罪於上疏耳洪謂愈
之被絀坐論宮市與旱饑兩事兼而言之而又不考
韋王始末故爲申及之

元和六年辛卯行尙書職方員外郎正月晦日作送窮文吾與子居四十年餘時年四十四太學四年朝齏暮鹽謂元年至四年也公有送石洪溫造序唐本云送石在五年送溫在今年送溫序云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烏公鎭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致之幕下未數月以溫生爲才又致之案唐書元和五年夏烏重允爲河陽三城懷州節度使烏公卽重允也送石序云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詩云鉅鹿師欲老恒山險猶恃四年冬討王承宗五年七月赦之石生赴河陽時兵

猶在河北序又云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

譏之也歐公云洪始終無可稱而名重一時以嘗爲退

之稱道耳 韓子年譜

元和十年六月有論捕賊行賞表藍田縣丞廳記唐本

云元和十年是年有獨孤郁衞之元墓誌徐偃王碑 韓子年譜

鴻堀 謹案衞府君墓誌今本皆作衞之元故洪從之

閣本舊本則作君諱某字某葬某處某所蓋愈誌初

成本文也及質之善本則君諱某者實中立也非之

元也衞晏三子長之元字造微次中立字退之末中行字大受中行於時爲兵部郎中爲中立乞銘於愈者墓誌首云兄弟三人後只云與中行別則其爲中立誌無疑矣中立餌奇藥求不死而卒死故白居易詩謂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乃中立也孔毅夫陳無已之徒皆指以爲愈晚年惑金石藥獨近世李季可謂愈長慶三年作李干墓誌力詆六七人皆以藥敗明年則愈卒豈咫尺之間身試其禍哉或前人文字之同或傳寫之繆使賢者蒙污然實無所考證也

案愈自言愈疏愚食不擇禁忌位爲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且獲終牖下如又不足於何而足是愈豈服藥以求長年者況白氏所紀退之微之杜子崔君三四人蓋非皆有聞於時者適以中立之字之偶同遂歸過於愈千載之誣庶自茲一洗故敢併及之

韓退之爲武甯節度使推官上張僕射書云使院故事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乃知唐制藩鎮之屬皆晨入昏歸亦自少暇如牛僧孺待杜牧之固不以常禮也後見洪邁容齋續筆第一卷所引與此同 周

必大二老堂詩話

右禱聰明山記盧瑣撰乃盧從史禱山神之記也閱從史官屬題名見孔戡與烏重允俱列於後而感集本作覽韓退之記戡事云戡屢諫從史不聽卒爲重允所縛掩卷歎息者久之嗚呼禍福成敗之理甚明而先事而言則罕見從事至而言則不及矣自古敗亂之國未始不如此也唐盧瑣禱聰明山記　集古錄

歐陽詹晉江人也唐常袞爲福建觀察使一見大奇之詹首舉進士登正元第與韓愈等聯名詹爲榜眼皆天

下選時稱龍虎榜韓愈常作哀詞云閩人舉進士自詹始方輿勝覽

昔唐咸甯王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於河東昌黎先生頌其德宗晉陵邵叶宰新昌之三月芝五色生於便舍山谷道人紀其實彼草木何知猶能託循吏之功名藉鉅公題品卒表見於後世豈臨城之莠不及河東之木與新昌之芝乎所恨不遇才名如退之魯直者不使王君之名與天壤俱矣瑞莠堂記 拙軒集

韋丹傳元和時二年二月江西觀察使築隄扞江長十二里

實以疏漲凡爲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丹遭劉碑云派湖入江節以斗門以走潦漲鑿六百陂塘灌田一萬頃綱以長隄綠四千步明年水平人始歌舞玉海

數年前朝廷作汴河斗門以淤田議者以爲不可竟爲之然卒亦無功偶讀白居易甲乙判有云得轉運使以汴河水淺不通運請築室兩河斗門節度使以當管營田悉在河次若斗門築塞無以供軍乃知唐時汴河兩岸皆有營田斗門若運水不乏即可沃灌古有之而今不能何也書汴河斗門　東坡題跋

右伏奉處分令撰訾家洲亭記伏以竟之殊尤者必待才之絕妙以極其詞今是亭之勝甲於天下而猥顧鄙陋使之爲記伏受嚴命不敢固讓退自揣度惕然汗流累奉游宴竊觀物象涉旬模擬不得萬一竊伏詳忖進退若墜久稽篆刻則有違慢之辜速課空薄又見疏蕪之累愆期廢事尤所戰慄謹修撰訖上獻退自跼蹐不知所裁上裴中丞訾家洲記啟　柳河東集

柳子厚鈷鉧潭西小邱記云邱之小不能一畝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

之以茲邱之勝致之灃水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蘇子美滄浪亭記云余遊吳中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三向皆水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余愛而裴回遂以錢四萬得之余謂二境之勝絕如此至於人棄不售安知其後卒爲名人賞踐如滄浪亭者今爲韓蘄王家所有價直數百萬矣但鈷鉧復埋沒不可識士之處世遇與不遇

其亦如是哉（容齋三筆）

白傅太宗末（案唐語林作大中末此作太宗誤）曾有諫官獻疏請賜謚上曰何不取醉吟先生墓表耶卒不賜謚弟敏中在相位奏立神道碑其文即李義山之詞也（賈氏譚錄）

鴻墀謹案說郛亦載此條與此畧異云敏中曾任諫官獻疏請叔謚新唐書但云敏中爲相始請謚曰文北夢瑣言亦同存之以備參考

天竺靈隱二寺記臨安志云寺記陸鴻漸文僧遵式立復州圖經云陸羽嘗過錢塘撰天竺靈隱二寺記（輿地碑目）

右唐義興縣新修茶舍記云義興貢茶非舊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實典是邦山僧有獻佳茗者會客嘗之野人陸羽以爲芬香甘辣冠於他境可薦於上栖筠從之始進萬兩此其濫觴也厥後因之徵獻浸廣遂爲任土之貢與常賦之邦侔矣每歲選匠徵夫至二千餘人云余嘗謂後世士大夫區區以口腹玩好之獻爲愛君此與宦官宮妾之見無異而其貽患百姓有不可勝言者如貢茶至末事也而調發之擾猶如此況其甚者乎羽蓋不足道孰謂栖筠之賢而爲此乎書之可爲後

來之戒且以見唐世義興貢茶自霸與棲筠始也金石錄

韓察滉之孫長慶元年刺史易縣治爲州治徹舊城築新城功大而民不知役費廣而用不厲民見韓杍材所撰移城記寶慶四明志

先公以永樂戊戌登進士第所受登科錄藏於弟喬壽之書樓久矣不幸燬於火極力訪求不可得近乃得此卷於同邑陳氏家而首尾頗殘缺亟命從孫豐補綴裝褫藏於家嗚呼昔人於平泉樹石猶切切焉戒子孫以保之況此錄國家之令典先世家狀存焉子孫覽之可

以知先世交游之多賢家學相傳之有自也豈平泉樹石之比哉以平泉樹石與人者猶曰非吾子孫則以此錄與人者眞豚犬耳 椒邱文集

李綰咸通中作越察於甲仗庫創樓名曰武威刻石立文曰序樓文云名樓以武威兼義也余之望又出武威 南部新書

五龍堂唐刺史李伉以天壽院天井歲旱禱雨必應有金線蜥蜴出而赴感乃即開元宮建五龍堂俾郡人咸便香火且爲記以著靈異其畧曰在天莫如龍龍之德

佐天地養萬物百穀賴以生四海所共尊者也社祭土稷祈穀國之重典也既立壇以享其神矣則龍之靈翔風灑雨澤枯槁滋稼穡可不嚴奠酹之所哉余受命牧明人四月戾止六月大旱俾吏具香酒敬祈於五龍之神有蜥蜴狀者躍入杯中飲酒復出緣器上顧吏久之跳躑而去吏未返雨已大注由是生植茂遂闔邑豐衍思所以崇祀事答神休者乃建宇爽塏依方塑像以時薦饗謂之五龍祠堂云時咸通六年季秋之末也寶慶四明志

鰯洋在縣東南五里今名下洋乾道之火郡人嘗造鄉民坎土入城市之下有魚網敗舟之屬疑此地舊嘗為江也宣和間居人有舊壞碑者曰唐龍紀元年處士李君葬於鰯洋之濱則知得名久矣赤城志

汪武者唐乾符中仕州為游奕使至龍紀初楊行密錄其功有云昨者趙乾之殘黨經過遽能出軍戰敵擒節級六十餘輩殺凶徒二百餘人獲樊津之素書收熊泰之朱記時行密為甯國節度留後遂補為節度押衙新安志

太和城去陽苴哶城一十五里巷陌皆壘石爲之高丈餘連延數里不斷城中有大碑閣羅鳳清平官王蠻利之文 蠻書

鴻墀謹案舊唐書閣羅鳳得西瀘令鄭回甚愛重之更名蠻利後爲清平官此云王蠻利者疑卽其人也

唐張璪員外畫山水松石名重於世璪嘗撰繪境一篇言畫之要訣又有一士人家曾請璪畫林石一障士人云亡有兵部李約員外好畫成癖知而購之其家弱妻已練爲衣裏矣惟得兩幅雙柏一石在焉李嗟惋久之

作練繪記述張畫意詞多不載 自具李約文集 圖畫見聞誌

讀孫樵書褒城驛壁乃知其有沼有魚有舟讀杜子美秦州雜詩又知其驛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驛舍殆於隸人之垣矣余見天下州之爲唐舊治者其城郭必皆寬廣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爲唐舊刱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時彌近者制彌陋此又樵記中所謂州縣皆驛而人情之苟且十百於前代矣 日知錄

咸通癸巳歲日休遊河橋觀橋之利不檝而濟美其事著河橋賦 河橋賦序 皮子文藪

唐張禕題擊甌樓記唐中和四年尚書右丞相戸部張禕記賦在樓下（輿地碑記）

晉主於宮中起火自攜劍驅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爲嬖臣薛超所持俄而彥澤自寬仁門傳帝與太后書慰撫之乃命滅火與后妃聚泣召范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面縛待罪遣男延煦延寶奉國寶出迎太后亦上表稱晉室皇太后李氏妾傅住兒入宣帝詔晉主脫黃袍衣素服再拜受宣帝又賜晉主手詔且遣嘉哩謂之曰孫無

釁管取一喫飯處晉主上表謝恩契丹國志

都會堂卽白太傅居易之虛白堂基也王重建之號八會亭江東羅隱爲之記以王平吳定越講武計議凡八會於此故名之後更名都會堂也吳越備史

北省官往日遺補每上疏諫諍多謝罪立誓詞右補闕與左拾遺結狀故中朝士入重右補闕左拾遺也中朝故事

全唐文紀事卷四十三終